

赏析

《谷熟四千年》的价值意蕴

□杨 石

我早就想为田启义所著的《谷熟四千年》（以下简称《谷熟》）写点感想，但纠结于商丘南亳地望的多家说之中，自觉难以发声，便搁置下来了。

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我于近日再次浏览《谷熟》，被其第一章“都亳二度”概述中的几句话触动了心弦：“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9年提出，在古亳商丘说前提下，商丘内部不争论，要进一步考证，确定亳在商丘的具体地理位置。”

翻阅到该书的“引子”部分，我看到了1991年版《虞城县志》对谷熟的介绍：该镇古为商都南亳，春秋为宋之谷丘。东汉初置谷熟县，属梁国。唐武德二年为南谷州，四年废，复为县，属宋州。元代废县置谷熟镇。民国初年废镇为集，属商丘县。新中国成立之初，属谷熟县，1954年始属虞城县。显而易见，谷熟绝非一般的乡镇，而是个历史悠久的所在。

此时，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的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确，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由此，我想到了谷熟。它不仅是谷熟的、虞城的，更是商丘的、河南的。我当以跳出谷熟看谷熟的视角，审视、发现、挖掘《谷熟》种种不菲的价值。

价值之一：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谷熟》从古写到今，写出了谷熟的历史沿革，写出了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展示了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两种社会形态的对比。前者，社会黑暗、秩序混乱、兵匪横行、苛捐杂税及各种官差多如牛毛，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者，共

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剿匪反霸分土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农民实行医疗合作，免除农业税，政府实行种粮、购农机等多种补贴，社会安定和谐、家家脱贫致富，主食多为小麦面，吃肉也由挑肥变为拣瘦，不少家庭建起了小洋楼、购买了小轿车，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两相对比，实实在在地凸显了社会主义就是好，从而激励人们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价值之二：充盈了商丘的历史文化宝库。从宏观上看，40多万字的《谷熟》，填补了谷熟历史无文字记载的空白，开了先河；从微观上看，充实了商丘的历史人物走廊。除人们熟知的伊尹和花木兰之外，该书还介绍了明清时期谷熟的十二进士。其中，有仕至南京通政使的田珍等七位文进士，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的杨镐及总督兵部右侍郎的叶廷桂等五位武进士，还有吏部侍郎徐处仁、“词章为学者之宗，德业系国人之望”的徐度、著有《豫变纪略》8卷的郑廉与书法和学术自成一派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褚纪雯等，打造了谷熟的文化高地。在清顺治初年，出现了以叶元澍为首的“平台五隐诗社”。在《杨氏家乘》《归德田氏家乘》和《商丘叶氏家乘》中，三家科举为进士者，都留下了不少诗文，尤以叶氏族人为最。《谷熟》选录了叶廷桂、叶元滋、叶元澍等28人的诗作。至于古迹遗址，有伊尹祠、木兰祠、田珍墓、叶廷桂墓、郑廉墓，还有魏垆堆、凤凰寺、马牧集东大寺等，以及白果树、金果园、竹园等三百里梁园的遗存，等等，无不丰富了商丘的历史宝库和文旅资源。

价值之三：为商丘的民俗文化增光添彩。《谷熟》接地气，有烟火气，包含着不少民俗文化的元素。作者在书写

“商汤都于亳”时，插入了“玄鸟生商”的传说；在书写宋国国事时，插入了谷丘会盟的故事；在书写古迹遗址时，插入了蓝桥和武津关的故事与一个老鳖精的神话传说，情趣横生；隋炀帝杨广拉旱船的传说，唐朝开国功臣咬金在魏垆堆错栽柏树的故事，王莽赶刘秀的故事（扳倒井、观音寺、骡子不下驹）等，皆为后人津津乐道；在书写谷熟集、田楼、杨楼的形成时，插入了高氏顶起一片天，创业立院建楼房的故事等等，或体现了历代人民的美德与智慧，或表现了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情感，愉悦了先人与今人的精神生活，亦平添了该书的阅读情趣。

价值之四：拓宽了南亳商丘说的探讨视野。作者书写《谷熟》，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书记载的古都南亳在谷熟的话题。他以开放的眼光、求实的精神，以不回避、不盲从、不从众的姿态，研读明嘉靖年《归德府志·谷熟县》与《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卷》，看到同一项记载的惊人一致：帝苻都亳在今谷熟；他又研读《史记·股本纪》《史记集解》《括地志》《大清一统志》《古迹略上》以及不同时期的《归德府志》和《商丘县志》，形成一个认知：汤都南亳在谷熟。“谷熟说”的提出，为探讨古都南亳在商丘的具体地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显示了作者的胆识与灼见。之前，在商丘市辖区内，已有南亳说（指在谷熟西南30里——今睢阳区坞墙、高辛一带；又有人根据康熙四十四年本《商丘县志》，提出睢阳区冯桥有南亳遗址）和北亳说（今梁园区蒙墙寺一带）。孰是孰非？就有待于未来从黄河洪水淤积的地层深处挖掘出佐证文物，由史学学者、专家作出研判吧。

价值之五：树立了一个严谨治学的鲜活样板。“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诗句）。曾

任县长、县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田启义，也许受到人生要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激励，退休十多年来出版了6部散文集，这在商丘厅级离退休领导干部中堪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笔者从《谷熟》的序言和跋语中得知，3年来，为传承民族文化而撰写《谷熟》一书，他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顾年逾古稀之迈，冒着酷暑严寒，骑自行车踏访了几十个乡镇，现场考察了诸多的古迹遗址，拜访了上百名可提供资料或情况的关联人，查阅了《史记》《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志》《商丘县志》《虞城县志》《商丘地方志》《鹿邑县志》和《亳州市志》等百余万字的典籍方志。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他登门向知名学者、文化名人咨询或请教，还拜访了几个名门望族的族人代表。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之后，他又广泛征求意见，精心打磨，两易其稿，历经三载，终于问世，可谓呕心沥血。书写客观、持论公正更是其特色。比如，如实记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谷熟“反瞒产”导致“揭不开锅”及煞“五风”的状况。又如，坦诚指出《辞海》关于“句读”（谷丘，即谷熟的前身）在“今菏泽北”之解有误。再如，他质疑杨广拉旱船的传说，指出那只不过反映了当年老百姓对隋炀帝贪图享乐且又“阻谋杀入”行径的不满和愤慨。其独特见地，闪烁着哲思之光。

安置历史，以史明鉴。谷熟四千多年的变迁与悠久灿烂的商丘史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紧密相连，因此，将其融入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书写，便使《谷熟》有了时代感、沧桑感和厚重感。诚然，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谷熟外延有度，有的地方如何准确把握分寸，尚待进一步探讨，但无伤大体，并不影响这部历史文化散文所蕴含的史料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物话

新津四韵

□宋 扬

雾。朝阳未出,东方的天空只染出一片淡淡的红,像少女羞涩的脸庞,白雾在金马河大桥两岸缓缓流淌。初春的河道内,草还保持着经秋冬后的枯黄,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或上游紫坪铺水库一汪大水的唤醒。跨河高压线静悬空中,不知其源,亦不知所踪。更远处,高压线塔、树林、楼宇只露出模糊的脑袋,海市蜃楼般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竹。斑竹林的竹品类众多。太阳渐高,拉长一根根竹挺拔的影子,一时间,竹影、光影驳杂交错。品种不同,外形与气质当然各不相同。慈竹,竹如其名,似乎天生就是家族群居物种的典范——新竹旧竹高高低低,若老少相依,挤挤挨挨簇成一笼。笼笼之间,分明有七八米的距离,然而,它们的竹梢早已在半空你拥我抱,又成家人。竹,荫遮出一条条幽深小道。和此幽篁景之幽深意最贴切的莫过“曲径通幽处”的妙句。与慈竹之错杂亲密截然不同,斑竹,楠竹根根独立,它们孤傲不群,连竹节也比其他竹更白亮些,好像那也是其自我品性的无声宣言。龙竹主干不发达,分枝却紧密。远望,一丛便是一团绿在葡萄蔓延。竹的世界高低错落,俯仰生姿,视觉空间立即变得立体起来,丰富起来。

树。竹,生生灭灭,或许并不能以年代论英雄,而年龄,绝对是一株树存在的价值,也是斑竹林获誉“川西平原腹地仅有的市级森林公园”的核心竞争力。在“古楠白鸳”景点,樟楠参天,百年名木多达百株,更有树龄超过三百年者。由此,斑竹林便有了川西平原他处新兴的一众市民公园所无法企及之野性美,而这种朴野之美无疑更具生命的活力与生态的张力。我的脚下,腐殖层松如地毡。阳光照拂,树身红亮,幽深的古意呼之欲出。抬头望,天空被密密匝匝的树叶分切成细小碎片,闪闪烁烁,似银河群星。伫立凝视,恍悟时光之邈远,宇宙之无穷。深林不见鸟,但闻鸟语啊,杂禽啾啾,树太浓密了,除非下到地面扑腾跳跃,任我努力搜寻,也发现不了它们的身影。我只能在景区宣传栏上一睹他们的美姿——小苇、翠鸟、白鹭、白头鹎、斑尾榛鸡、白冠长尾雉、小白额雁、灰胸竹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们共同给斑竹林丰富的生态画卷增添了最灵动、优雅的一笔。

水。唐朝李洞在《题竹溪禅院》中写道“溪边山一色,水拥竹千竿”,斑竹林蔚为壮观,水厥功至伟。“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新津自古就是川西平原之母亲河——岷江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往小了说,单是斑竹林区域内就有金马河、西河环绕四周,姚滩水域湿地成片。智慧的新津先民于斑竹林与羊马河最亲近的位置筑起一道古堰,一到丰水期,水就会漫过水坝与吊桥相映成趣。水闸、古堰双管齐下,在丰枯期调节进入斑竹林的水流量。举重若轻,工程虽小,亦堪称都江堰治水思想的辐射延伸。避水之患而用水之利,水不仅仅造就了古堰溪流风景,更为新津的每一丝雾、每一根竹、每一株树提供了生命精血。毫无疑问,水,是新津四韵华章点睛的关键词。

感怀

豆子的声音

□梦 阳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的午后。

爷爷拿着两个一样大小的带盖的小铁桶，叫8岁的妹妹和我去责任田里捡豆子，说是收割时豆粒儿炸出来不少，扔了怪可惜。

于是，每人拎着一个铁桶，我和妹妹就唱着歌儿上路了。地里掉落的豆子确实不少，不久，我就捡了半小桶黄澄澄的豆粒儿。同时，我也发现地里面的蟋蟀不少，几乎每一小堆豆叶下都藏着一两只又肥又大的黑黝黝的蟋蟀，于是，我便兴奋地逮起蟋蟀来。可是，这小家伙还真不好逮，扑腾了许久，我才捉住了几只。可夕阳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溜下了山，我便和妹妹拎着铁桶披着橘红色的霞光，在蟋蟀的低吟浅唱里踏上了归途。

刚到村口还没来得及言语，爷爷便笑眯眯地抚摸着我俩的头说：“阳儿，你怎么还没你妹妹捡得多呢？”

“什么？”我不由愣住了，疑惑地望着爷爷，“爷爷，你又没看见怎么就知道了呢？”

“噢，我是听出来的呀！”捋着胡须的爷爷一脸安然。

“噢？怎么能听出来呢？”

“你的小桶越响，就越空，也就说明你捡的豆子越少呀！”爷爷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一脸的郑重。

霎时，我愣住了……

许多年以后，我每每取得一点小成绩就想在人们面前夸夸其谈地炫耀时，爷爷那句话就会穿越我的灵魂，在我耳边轻轻响起：“小桶越响，就越空……”

于是，我便会羞愧地低下头来，继续默默地拾捡人生田野里那金灿灿的豆子。

诗风

颂豫商

□牛治国

周庄梦蝶已非梦，
万万江郎绘新容。
木兰换装安貌美，
香君易弦舞春风。
笑望谷熟千层浪，
故道芒山万木葱。
美城适居平台客，
白哥再赋《梁园吟》。

明湖明河映亮地，
汴水汴渠滋管境。
葛兰梨香漫四域，
睢水襄邑足履轻。
永煤枣干甜愈暖，
柘钻椒红更深情。
三商兴隆吉祥至，
通衢八方美豫东。

春光美

□王甫海

春风吻面细丝荡，
鲜花盛开争流芳。
闲云飘忽罗纹笑，
鸢莺欢歌竞献唱。

村前小溪水流，
杨柳细长绿叶绿。
鲜花簇拥娇欲滴，
几许春色多妖娆。

龙年的春雪图

□刘 阳

一幅绝美的画卷，
一定是底色在先。

龙年的春雪图：
一场大雪填平江河
湖海，
再隐去喜马拉雅、
巍巍昆仑、东岳泰山
……

料峭春寒，
揣着龙的旨意。
先描出万里长城，
再画出无际的草原。

龙尾一摆，
长江黄河滚滚东去！
龙头一昂，
万里波涛与天相连！

料峭春寒，
主持龙年的圣典。
先让南方绿意盎然，
再让北国银白乍现。

等着龙凤。
成排的桃李，
候听龙的呼唤。

天龙收回，
料峭春寒。
一个转身泼洒，
十里梨花再次把大地渲染。

这幅龙年的春雪图，
应该万分惊艳。
龙说：不！
她们只能陪衬绿油油的麦田！

瑞雪兆丰年，
只有龙的传人粮囤
满满，幸福无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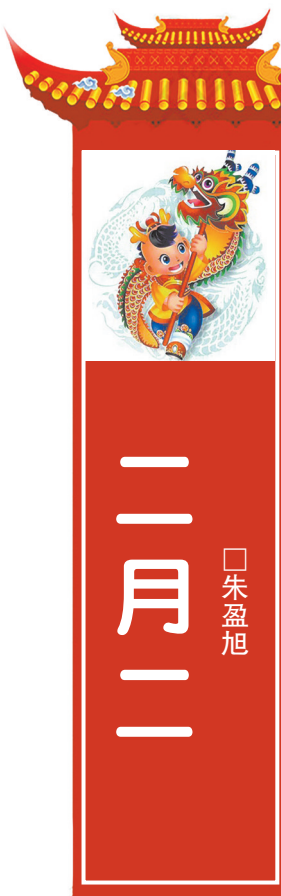
因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龙手一挥：
这幅举世无双的春
雪图便挂在了天上人间！



梅花竞放香似海

黄宗治 摄



二月二，龙抬头。

鸡叫三通，父亲就窸窸窣窣摸黑起床了。贴着红窗花的木窗外，天还没亮，黑黢黢的，有似大鸟扇翅般的细微动静。黑暗中，父亲吸拉着鞋拉开了门，一股淡香清冷的气息挤进门来，我顿时清醒。一弯眉毛月，冷得似乎在天上抖了抖。一朵，两朵，三朵……老屋一角的梅花才绽开，我仰面数着开了的梅花。

父亲走过来，抖下披着的棉袄裹住我，像裹住一粒尘埃。我瘦小的身体在宽大厚实的棉衣里挣扎，像憋闷的蚕，要冲破蛹。父亲的棉袄带着湿腻腻的体温 and 浓烈的体味，还有厚实的烟草气，梅香的清雅顿时被冲淡。

天蒙蒙亮，鸡子们扇乎着翅膀迎接着七嘴八舌的鸟鸣，一起闹腾开了。黎明的黑暗逃遁无影，鸡飞狗跳牛哞，拉开一个热腾腾的人间序幕，立起来一个崭新的日子。二月二，来到了民间。

母亲在窗前慢吞吞地洗漱，居然立起圆圆的镜子，镜后一纸宝钗扑蝶的红喜气，镜里一张眉目间犹有芬芳的中年妇人脸。母亲揉了揉眼，画了眉，挽了光滑的髻，戴了陪嫁的银手镯，簪了陪嫁的银簪子。晨光里，青袄、蓝裤、绣了蝴蝶的夹鞋，这是要串亲戚吗？

“要过节了？杨三姐，真喜庆。”父亲在墙角倚了大扫帚，额头冒着微微的汗，一脚踏进来，看见新妆的母亲，眼前一亮，语气喜悦得要挤出蜜来。

“要过节了。朱先生，同喜同喜。”母亲说，眉眼都是色温生动的笑。她招呼摇着花枝跑进来的小丫头：“近前来，近前来。二月二，龙抬头，小

小子要剃龙头，小妮子呢？咱就梳小辮戴花，梅花开得多应景呀！”她喜滋滋地感谢着梅花。

父亲去理发。塘边上好热闹，二桩叔支起了理发摊子，雪亮锋利的剃头刀，薄薄细长，在他大手掌里熟练地翻飞，像身轻体巧的小燕子。父亲裹着雪白的剪发围布，眯着眼，十分陶醉。他脚边或蹲或站着男子与小孩，他们都是来剃龙头的。父亲依旧眯着眼睛大声喊我的名字，我从一堆小孩子里答应着跑过去。父亲示意我掏出他衣袋里的半包纸烟，然后洪亮地喊一嗓子：“爷们，有抽烟的吗？在小六妮手上，自己取。”男人们说说笑笑分着烟。

几位婶娘小媳妇遇上了，抢着说各自男人或孩子，诉诉苦乐。一抬眼看见我，拉扯到跟前，嗅一嗅：“小妮子，恁香？哟！原来是戴了花。咱也去寻几朵，给妮子们戴。”三三两两走去我家。我心疼得咬牙跺脚，我的梅，要被那粗糙的手野蛮掠夺了！

二月二剃龙头，讨个好彩头。理了发的父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他还刮了须，黄面皮的腮与下巴上有隐隐的青黑胡茬，平添了几分青涩与朝气，像小伙。

母亲送几个妇人出门。她们手里捧着大把的梅花，摇摇的花枝上多半是红蕾，开了的几朵梅花像被选中的秀女，多是幽怨与无奈。母亲没在意小女孩的愤懑与心疼，她在意的是新理发的父亲一脸的笑意。

喜眉笑眼迎上去，尚未开口，便被妇人们泼辣围攻。她们眼角笑起的褶子能夹死大蝇，绊倒耕

牛，喜嘻嘻地笑闹声风一样荡开：“这是谁家的新郎官？油头粉面要娶亲了吧？”父亲大手一挥，朗声笑：“莫说笑，赶紧抱花离开，我家要打灰囤喽！”

打灰囤。在干干净净的篱笆院里画一个圆，称之为“灰囤”。然后，母亲递上一个竹筐，里面放五只碗，分别盛着五谷。父亲接过去，五只碗里各抓一些，在灰囤里撒一把，神色庄重而虔诚。这寓意着新的一年粮满仓，谷满仓，风调雨顺，年景丰收。

母亲在老屋里把一盏纸糊的红灯笼点亮。枣红的旧方桌上放一张木凳，父亲搀着她小心爬上去，又把点燃的灯笼递给她。母亲慢慢直起身子，稳了稳，缓缓举起灯笼，照房梁，比照念叨叨：“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

矮小的我扶着母亲脚下的小木凳腿，不禁也跟着碎碎念。仿佛那是咒语，是神咒。二月二，照房梁，那般丑陋毒性的怪物就不敢来了，是统统被神明收去感化做小童了吗？再莫出来吓人，蜇人了。

二月二，吃饼，也是我最盼望的。母亲做的春饼像春天，又薄又软又劲道。

晌午，母亲在小灶屋里支起簋子，底下燃起碎木头。红红的火温柔地舔着簋子底，母亲把擀薄的圆圆小饼放在簋子上烙。烙好的饼带着点点焦黄，还有淡淡的柴烟香，那是全家的香。

母亲早早地在盆里备好了卷饼的菜，焯熟的豆芽、土豆丝、菠菜，还有炒熟的鸡蛋花，淋了小磨香油，拌了白芝麻、醋，卷起来咬一口，像咬着了春天。

二月二，像立在门框里的一张女人的面孔，玲珑而静谧，像呈现在水底的月亮，微凉，喜气。